

2007

2008

2009

2010

2015

2016



# 兒童文學

## 2017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 
高洪波 方卫平 主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

汤素兰《一本书书店》

孙昱《奇兽与诗人》

湘女《阿鲁来自山谷》

小河丁丁《情感秤课》

顾抒《南歌》

祁智《我的爸爸是一个驼子》

李德民《钓星星》

赵霞《糕老虎》


毛芦芦《我们仨的桑坞》

金波《昆虫印象》

# 2017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 
高洪波 方卫平 主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7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/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;

高洪波, 方卫平主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07-8356-3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②高… ③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5965 号

2017 ZHONGGUO NIANDU ERTONG WENXUE

2017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选编者: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

主编: 高洪波 方卫平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辛丽芳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[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 邮政编码:100176]

开本: 69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9 字数: 240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67817768]



## 儿童诗

---

- 200 / 有错的词语 / 王宜振
- 201 / 水一上路就成了河 / 薛卫民
- 203 / 笑 / 王立春
- 204 / 当我在冬天读诗的时候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海 贝
- 206 / 游 戏 / 毛云尔
- 208 / 花 园 / 杨笛野
- 210 / 拔 河 / 金 敏
- 211 / 我想和夏天交个笔友 / 陈迅喆
- 213 / 钓星星 / 李德民
- 214 / 放在心里最温暖的地方（组诗）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于德北
- 217 / 小小诗歌（五首） / 张晓楠
- 220 / 挑刺小孩 / 吉葡乐
- 221 / 长着童话翅膀的标点（组诗）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/ 应拥军
- 225 / 囤积这世上所有的美好 / 高 源

## 散 文

---

- 228 / 糕老虎 / 赵 霞
- 231 / 何处是我家 / 彭学军
- 240 / 童年街 / 张寄寒
- 250 / 慢时光 / 谢森焱
- 255 / 春天悄悄地来了 / 刘保法
- 264 / 小丫的四季 / 梁 燕
- 273 / 我们仨的桑坞 / 毛芦芦
- 278 / 午夜十一点零三分 / 班 马

281 / 昆虫印象 /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金波

286 / 老家的风景 /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邵卫花

293 / 一缕青蒿香 /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官风华

297 / **编后记**



“一家书店！”店名奇怪，连书都卖的地方吧？——山林  
真有这么早的书呢？凡是开店做生意的，都要摆货品陈列柜，如  
果只卖一本书，怎么能称为一家书店呢？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冲了进去，奔向这家书店。

“有人吗？”我敲敲门，把头探向里面。店内并排本一  
一书架的陈列不大，三面墙放着书架，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一  
本书，有一个窗子开了一扇落地窗，阳光从窗户口进来，在地板上  
印出一片长方形的光斑，好像一张紫色的地毯。窗边靠位有一张桌  
子，桌前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头儿。我敲门进来的时候，老头儿从书

## 小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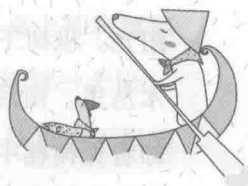
我悄悄走到老头儿身边，轻声问道：“请问这是哪家书店？”老头儿  
半眯着眼睛，手指着一排书架，轻声说道：“这是我家开的书店，只  
卖一本书。”

我惊讶地望着他，问道：“只卖一本书？那是什么书？”老头儿  
眯着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那是一本关于人生的书。”

哈哈

我好奇地问道：“那本书在哪里？”老头儿眯着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  
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。”我惊讶地望着他，问道：“那本书在您的  
口袋里？那本书在哪里？”老头儿眯着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那本书就  
在我的口袋里。”我惊讶地望着他，问道：“那本书在哪里？”老头儿  
眯着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。”

我惊讶地望着他，问道：“那本书在哪里？”老头儿眯着眼睛，轻声  
说道：“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。”我惊讶地望着他，问道：“那本  
书在哪里？”老头儿眯着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。”





## 一本书书店

汤素兰

2017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去年五一劳动节，我回了趟乡下，正好赶上太阳雨。南方五月的天气已经非常燥热，如果再碰上太阳雨，你能明显地感到地上有一股湿热的气流在蒸腾。这种湿热不像盛夏那样令人难受，不会让你觉得闷，而会带给你大地万物生长的蓬勃气势。事实上，在南方的五月，正是万物生长的最佳时期，只需一个晚上，篱笆上的牵牛花就会爬过墙去，用细细的触须探向邻墙的银杏树。

这个季节山上的物产也最丰富。映山红和栲木花开得漫山遍野。各种浆果开始从青转黄，早熟的已经泛红了。布满苔藓的岩壁上总是铺着厚厚一层地木耳。杂树丛中，味道鲜美的蘑菇争先恐后地长出来。

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进山去采过蘑菇了。但是，那天当太阳雨停下来，我看着蓝天下金色的阳光，看着雨后更见青翠的山林，实在忍不住要进山去的冲动，于是，我拎起一只小竹篮，像小时候采蘑菇一样，独自进了山林。

这里是我从小熟悉的山林。高大的枞树上，针叶茂密，遮住了阳光。枞树下是丛生的各种杂树和灌木，蘑菇就长在树根下或者灌木丛里。雨后的蘑菇又多又新鲜，我弯着腰只顾捡着，猛一抬头，却看见树林中有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有座树皮小屋，小屋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头招牌，写着几个字：一本书书店。





“一本书书店！”店名奇怪，这书店开的地方更奇怪——山林里有谁会来买书呢？凡是开店做生意的，都希望货品越齐越好，如果只卖一本书，怎么能成为一家书店呢？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拎着篮子，走向这家书店。

“有人吗？”我敲敲门，把头探向书店。

书店的面积不大，三面墙放着书架，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本本书。有一面墙开了一扇落地窗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印出一片长方形的光影，好像一张蜜色的地毯。落地窗边有一张桌子，桌前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头儿。我敲门询问的时候，老头儿从书桌上抬起头来回答我：

“有人。请进来吧。”

我把装蘑菇的小竹篮放在门外的台阶上，走进书店。老头儿走过来迎接我。我发现这个老头儿的个子比我想想的更矮小，他坐着和站着差不多是一样高，可能比我平时见过的侏儒还要矮。书桌前放着一架梯子，刚才他是爬下梯子走过来的。把我迎进书店以后，他又爬上梯子，盘腿坐在书桌前的太师椅上。

书桌对面还放着一把椅子，显然是用来待客的。老头伸出手做了个请的手势，示意我坐在椅子上。

我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开始打量眼前的老头儿、书桌和这间书店。老头儿显然在书桌前写什么东西，笔筒里放着一把鹅毛笔，砚池里还有半池拌了朱砂的墨。书桌上摊开的是我所见过的土法制作的纸张，色泽淡黄，莹润如玉。用这种纸书写，易干，墨迹不褪，经久耐用而且不会被虫蛀，适合长期保存。这种纸张极为珍贵，古代只有官宦人家才用得起，现在也只是一些大书法家为了留下珍贵的墨宝才会偶尔用一用。这么珍贵的纸在老头儿的书桌上却有厚厚的一摞，而且书桌旁边靠墙角的地方，还像劈柴一样堆着一大垛。

看来，这深山里住着富翁呢。有钱人就是任性，反正也不指望赚钱，开家书店好玩而已吧。我心里想。



再看那老头儿，穿着靛青色家织的老粗布盘扣对襟衫，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小了，但脸上并没有皱纹。

“既然来了，喝杯茶吧？”老头儿问我。

桌子上有一套紫砂茶具。紫砂泛出沉静的亮红色，一看就知道年代久远了。老头儿伸手拂过茶壶，茶壶里的水就腾腾地冒出热气。老头儿打开一个竹制的茶叶盒，用竹勺取出一小撮茶叶放在紫砂壶里，熟练地洗茶，烫杯，倒出两杯茶，一杯自己用，一杯用竹夹子夹住递到我的面前。面前的茶汤透着碧色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。茶还未入口，茶香已经使我深深地沉醉了。

茶过三巡之后，我问老头儿：“老人家，这儿为什么叫‘一本书书店’呢？书架上明明有许多书嘛。”

“你自己去把书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老头儿说。

我于是走到书架前，取下一本书来。这本书的书名叫《最后一只华南虎》，书页上的文字是黑墨拌了朱砂写成的，因此，每个字都透着一种黑红色，显得苍劲凝重。纸张正是老头儿桌上摆着的那种土法制作的珍贵纸张。这本书记叙了1956年6月18日，最后一只华南虎出现在石峰山上，被村民集体围猎，最后被打虎英雄戴受美用钢叉和矛叶枪刺死的事情。

我小时候听爷爷说过这件事，这是发生在我们村子里的真人真事。那时候我爷爷年富力强，他说他还跟大家一起参加了打虎行动。还说戴受美打死老虎以后，被县政府授予了“打虎英雄”的锦旗。不过从此以后，石峰山上再也没有了老虎。

我又从书架上抽出另一本书，这本书名叫《最后的松花蛇王》。书中记载了一个叫喻梅清的捕蛇能手捕蛇的故事。1961年，他在采思峰下的石洞边捕到一条碗口粗、三米多长的松花蛇。原来这条蛇是松花蛇王。松花蛇又叫家蛇，喜欢住在人家里，能捕老鼠，帮人看家。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起过，我家也曾经有一条松花蛇，每到夏天天气热，松花蛇就跑到蚊帐旁边来睡觉，帮助母亲纳凉。蛇身





上冰凉冰凉的，有蛇躺在旁边，就好像床边装了一台空调。这条蛇还特别通人性，它怕吓到我母亲，就隔着一床蚊帐，睡在蚊帐的外面。母亲年轻的时候皮肤特别好，夏天从来不长痱子，别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只有母亲知道。我小时候一到夏天就希望能遇到一条母亲小时候遇到的松花蛇。可惜，我一直没有遇上……读了这本《最后的松花蛇王》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：没有了松花蛇王之后，松花蛇王国群龙无首，蛇国自古以来的规章制度也无法传承，家蛇变成了野蛇，经常伤及人畜，因而也经常被抓，被杀……

书架上一本又一本书，书名都叫《最后的……》。有《最后的云豹》《最后的穿山甲》《最后的豺狗》《最后的岩鹰》……书中记录的有些事情，甚至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。比如最后一只豺狗被从山里赶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5岁多了，那天全村的人都去吃了豺狗肉，听说比鸡肉还好吃。我没有吃，因为我很害怕。而最后一只岩鹰是被我的同学用他家祖传的粘岩鹰的工具粘住的，然后被同学卖给了供销社，换了一摞小人书回来，那些书我还跟他借来看过。

书中记载的都是我们村子里或者这一片山林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有的事情发生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。这个老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觉得奇怪，于是问他：

“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看到的，听到的。”老头儿说，“我其实一直住在这儿。”

“可是，我怎么不认识您呢？我小时候也来这儿采过蘑菇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间书店呢？”我问。我还猜想：他大概跟我一样，是自小在这儿长大的，后来到外面读书，现在回到故乡，在做一些故乡的民俗资料整理工作吧。

想不到老头儿是这么回答的：“这间书店一直都开在这儿，你小时候没有看到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看不见它。”

“您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不是瞎子，我一生下来眼睛就看得见的。”我立刻反驳他。

“有些事情，眼睛是看不见的，要用心才能看见。”老头儿说。

这话听起来很熟悉。在《小王子》那本书里，狐狸就是这么对小王子说的。

为了表示我听懂了这句话，我沉默着点点头。

“书架上的书，每一本都是《最后的……》，难道我们这片山林里已经有这么多动物消失了吗？”我指着小屋三面墙上塞得满满的书架问老头儿。

“不只是动物，还有植物，还有人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也记录。还有风俗习惯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端午节去外婆家的情景吗？”

我当然记得。每年端午节去外婆家的时候，父亲把我放在箩筐里，箩筐的一头放着我，另一头放着到外婆家拜节要送的礼物。箩筐里还会放上一把艾蒿和黄荆叶。我的额头上还会用锅底的黑灰画一个“王”字。我长大以后，这种习俗早没有啦。

我想他大概是个民俗学家，他像我一样童年在这儿度过，因此对故乡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。我说：“谢谢你，老先生，幸亏有你，我们还能从这些书籍里了解从前的事情。”

“动物、植物、习俗和人，许多已经消失了，还有许多正在消失。”老头儿说，“每消失一种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每一种都是一本书。这就是‘一本书书店’的来历。”

不知不觉间，落地窗前蜜色的那片阳光已经缩短了一半多。时候不早了。

我走出小屋，和老头儿告别。

“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消失。”老头儿说。

“放心吧，民俗学家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对老头儿说，“我们学校的民俗学教授每年都会组织学生进行田野调查，还会带研究生进行研究。您也可以多带几个研究生啊。”

“但愿如此吧。”老头儿说。





当我拎着半篮蘑菇从山里走出来的时候，碰上母亲正在屋前的山路上张望。她在找我。

母亲说：“你刚才到哪里去了？我在山里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你。喊你，你也不应一声。”

“我就在山上啊，”我说，“可是我没有听到您喊我。”

我又问母亲：“妈，我们村里这几年是不是来了一个民俗学家啊？或者是小时候在这儿长大，退休以后回村里来的学问家。他现在住在山上，还开了一家‘一本书书店’。我刚才到他的小屋里去坐了一会儿。不过，我想那个‘一本书书店’只是他为自己的房子命的名而已，他并不想卖书。”

“你说什么呢？”母亲疑惑地看着我，“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就是你。当年大家都说你是山窝里飞出去的金凤凰呢。除非你将来退了休回到山里来，别人谁愿意到我们这种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来哟。”

“山里没有一座房子，没有住着一个个子矮小的老人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山里有房子，我们还能不知道？我经常进山里去采蘑菇、摘大青叶和黄栀子花，摘刺莓果、半夏子。你爸爸隔两天就要进山去砍一担柴。山里哪来的房子？你讲神话吧？”母亲说。

“房子在山林里的一片空地上。空地旁边还有一些石头什么的，有点像旧地基翻出来的基脚石……”我仔细回想起那所房子以及房子周边的景物来，我记得房前堆了一些石头，像旧房子地基的基脚石。

“你说的是土地庙吧。”母亲说，“林子里的空地那儿，听说从前有过一个土地庙。那庙老早就没有啦，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没有了，你更不可能见到。”

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那个老人的个子那么矮小，为什么他说他一直就住在这儿，为什么这山林里和村庄里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。原来，他是土地公公！

我拉着母亲的手，飞奔回林子里，想找到刚才的小屋。果然，小屋不见了。刚才我看见小屋的地方，满是齐腰深的茅草，茅草丛中有几块石头，大概就是从前土地庙的基脚石。

以后，每次节假日回到故乡，我都会到山林里去走一走。

我又有许多次来到林中的空地上，空地上依然丛生着芒蒿和野草，拨开草丛，能看到几块好像屋基石的长条石。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间小木屋，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个子矮小的老头儿，但我知道，他一直在这儿，一直在用蘸着朱砂和墨汁的鹅毛笔写书，写生活在这片山林中的动物的故事、植物的故事、风俗的故事，还有人的故事。我的眼睛虽然看不到他，但我只要用心看就能看见。

选自《儿童文学》(经典)2017年第2期





## 流光

李秋沅

我相信，每个孤单的孩子，都曾为自己找过藏身的秘密领地。在那儿，孤单的孩子可以将自己安全地藏起来，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呼吸声，自己和自己在一起，把心撑得大大的，大得装得下整个世界，忘掉了孤单。

我小时候就是个孤单的孩子。我给自己找过不止一处的秘密领地。这秘密领地，从最初家里的储物间，到后院荒地里的一个草窝，最后到了黛峰顶上那幢庞大的白色荒楼。

千恒岛有那么多荒楼，一幢幢荒荒地立在山之巅，冷冷清清。荒楼有个共同的名字叫作“鬼屋”。我是被大孩子带到黛峰的白石荒楼玩的。

那是幢多么庞大的荒楼啊！小小的我站在它的跟前，仰头抬眼，目光所及都是它，一片铺天盖地的白色。

就在那时，“大白”这个名字闯入我的脑中。

“你好啊，大白。”我笑着对它说。和它说话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。没人陪我玩时，我时常和身边的物件——花草树木、玩具积木、图画书里的小人说话。我还曾热情地对电视里咿咿呀呀唱着戏、满头珠钗的古装美人说：“嘿，你们出来吧，出来吧。”小小的

我伸出双手，热情地发出邀请，遗憾的是从没听见她们的应答。

我叫荒楼“大白”，但并不指望它会应答我，正如我从不指望那图画书里的小人、那电视里的古装美人会应答我一般。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游戏，我心知肚明。

“大白”的门窗紧闭，我不知道它关了多久。楼东面的木门豁了个大口子，刚好容得下孩子的头与肩。大孩子们就从那破口钻进楼去，我也跟着钻。楼里面空荡荡的，三楼以上只架好了木楼梯，封好楼顶天窗。在楼里，我发现一个隐蔽的楼梯通道——在三楼拐角处，有个隐蔽的薄盖板，掀开盖板，就可以从三楼直通往底层，通道狭窄，仅容得下一人通行。玩捉迷藏时，我躲在那儿，没被人发现过。

这是我的秘密藏身所，我从没告诉过第二个人。这个秘密通道是我的。我在此，没有恐惧，没有不安。我就是全世界。通道的木阶梯散发着木香，那是股被时光窝藏后的特殊气味，温柔敦厚，厚厚实实地充盈我心底那个被孤独与不安侵蚀的大洞。

“哦，大白，我想在这儿待着呢，永远不走了。亲爱的大白……”我真的把“大白”的秘密通道当作自己的幸福小窝了。我常常去“大白”那儿，把自己搜集的宝贝藏在秘密通道里。我在那里藏了把小竹刀，那是我花了一周时间削的，我还藏了几块“宝石”，是从家里的储藏间找到的，不知道是什么石头，但我觉得好看。有阵子，我几乎天天趁大人午休时就跑到荒楼去，看看我的宝贝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我在梦中也去。我曾无数次在梦中逃离凶恶险境，躲进“大白”里，掀起薄木板盖，躲进属于我的秘密通道内，将恐惧不安阻挡在木板之外。在梦中，“大白”俨然是我独一无二的庇护所。







对“大白”的痴迷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然后，是莫名其妙的遗忘，我慢慢长大了。

上小学之后，我有了许多能与我一同玩耍的同龄伙伴。我被新的好玩的游戏迷住了。我随伙伴们一起爬树粘知了，捉金龟子，下海捉小鱼逮沙蟹……我的世界，被一堆新鲜的活物新鲜的声音占领了。我不那么孤单了，幼年的孤独，慢慢委顿睡去，沉沉蛰伏在心底深处。

我几乎忘了“大白”。直到有一天，经过黛峰时，我突然又想起了它，想起了楼里我落下的“宝贝”。我走近东面的门洞，却发现自己钻不进去了。我的头探进楼内，但我的肩却卡在了楼外。我努力挣扎着，依旧无法通过门洞。

我放弃了，停止挣扎，默默看着从楼顶透窗而入的光柱，突兀地撕裂屋内的黑暗，微尘被光惊醒，在光内轻舞飞扬，徐徐而上。

门里，门外，两个世界；光内，光外，彼此隔绝。

“哦，大白，我进不去了……”我有点难过。

“是你吗，亲爱的小孩？来，进来吧。”我似乎听见一声微弱的叹息声，自楼宇深处传来。随后，原本就已朽败的木门沉闷地发出响声，豁口噗地又开裂了几分，我的头顶上，尘土簌簌落下。卡在豁口处的肩膀忽地松了，我回过神，挣扎着钻进荒楼。“大白”熟悉的气息，楼内温柔的黑，爱怜地拥抱着我。身后，木门的豁口开裂，豁口之外，天光敞亮，那白花花的亮光如楼外世界的畅快笑声。“大白”用一扇朽败的木门将天光阻挡在外，毫不客气。我怔怔地环视“大白”，看着楼顶硕大的采光玻璃窗，看着光线从窗外闯入，被五彩玻璃透析为温柔的五彩光柱，光柱自楼顶向下延伸，渐渐失去气力，融入楼内的黑暗之中。

我的呼吸，悄然熨入楼内的静谧与黑暗之中，默契而相融。

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回到了幼年将孤单阻隔在秘密通道之外的温馨之中。